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二

湧幢小品卷之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兵制

神農以石爲兵黄帝以木爲兵蚩尤以銅鐵爲兵揮於作弓夷牟作矢湯桀五庫藏五兵秦孝公以戰獲首功多募授爵秦二世發閭左民戍邊漢惠帝令戍卒歲更武帝置八校尉五廚國宣帝募佽飛射士初置屯衛屯田後魏作府兵後周置十二衛兵隋置軍器監始募民爲驍果唐玄宗募兵宿

衛募丁壯實邊昭宣帝文民而爲軍五代晉籍鄉兵　國初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後五都督府而衛所則立于元年有京衛外衛之分親軍十二衛不在京衛之列中都河南山東大寧有入衛班軍　文皇就中摘出北征分爲五軍歸則團操號曰京營大率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二十人爲一百戶所其官增設無定員召募始于正統已已踵于嘉靖庚戌征倭處州兵河南毛葫蘆山東搶手皆

募兵也兩廣用土兵洪武初已然後四川雲貴亦如之在制馭何如大征居其十八

京營

徐文貞謂京營兵世世有月糧暇時又營生事不調從征平時　郊祭上　陵拱衛　車駕軍容甚盛當開操時如法訓練萬一如庚戌有警登埤白不乏人正不必責之臨陣此如大家世族多義孫一旦呼之可壯顏色若邊陲如戚將軍練薊兵勝略固自有在此言切中京營宵縻若欲練以從戎

捍敵是以小兒夜半格大盜其安能抗人家禦盜不別尋壯丁而責黎僕與二三童子日討而訓之何益

清軍

余年十四五為隆慶庚午辛未間見清軍御史至搜別操切民間騷然每圖甲有克軍一名里長解去給一帖為據赴縣掛號御史至據號徵帖先考心齋府君藏其二先祖月溪府君志之久矣諸甲長都忘失無存者比御史至莫不皇懼先府君以

帖上乃得免先祖喜若更生其餘死捶楚者無算後見楊襄毅公集以邊患需防一御史主此說行之二年無所得遂罷後讀楊文貞公傳條陳清軍一件謂南北不相習以極北往極南極南往極北是驅之死因引祖制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各就近衛服役因會議令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遼東諸處雲貴兩廣四川湖廣江福浙江南直隸皆發附近省分及邊海衛待補足其缺填腹裏之缺充

之天下稱便余謂今之犯罪遣戍者亦只發之本府縣相近衛所使武弁拘管屯田則惡人束手受制流官軍職皆得治之又免僉解纏累之苦嘗見僉解有民壯有里長號曰長解又買軍妻費可百金而猾者勾吏書經年不行在在索詐弊不可言且原有妻者索直另買到彼處掛號食糧遁歸則糧係彼處冒支公私皆受損可惜可惜

家丁

唐劉約自天下從宦武恭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

食思亂盧鈞撫之乃定此家僮即家丁也隋張須陀有羅士信王君免有李左車善戰乃家丁所自始

民壯

民壯之設介在軍民間最爲得用　國朝盛于王陽明在宋謂之白艻子

·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

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

土兵

其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刺爲兵者是也然唐藩鎮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類乎　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

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使所在兵强而財阜此制最善然胡元法度寛縱又當擾攘時故可行且不獨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固已親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陜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僉民壯亦入其中量加優恤凡得二萬人時毛里孩方彊盛

窺邊憚之不敢深入　世宗庚戌以後建議欲練薊卒而不及土兵終無成功王思質以此受禍唐荆川以此受謗今邊方有事處處摧動未知此制可行否

調兵

調之說凡二一調邊兵一調土司兵邊兵起於正德六年流賊猖獗允兵部尚書何鑑之奏調宣府延綏奇遊兵五千五百至涿州聽總督官調遣尋並以遼東大同二枝數數追賊敗之事漸平提督

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馬俱病請歸晉三之一部罷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宣大軍過京犒勞後至京 上方好武事遂留不遣并保定兵亦召入尋命京軍邊軍互調出入大臣爭之不聽然京軍終不出而四鎮士馬團操大內號外四家其軍寫依威寵人皆畏而避之至 上晏駕乃始散歸 世宗時虜儆各邊互調而調守薊州者尤多 神宗二十年前邊上安堵免調比征寧夏征播征倭悉借邊兵東西萬里騷然煩動矣

土司惟川湖雲貴兩廣有之然止用於本省若隣省未嘗上中原一步也亦流賊時徵入用之有功嘉靖間南倭北虜無不資之且倚為重如湖廣土兵永順為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彭藎臣）其兵甚强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為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五重其餘皆置後歎呼助陣如在前

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揀選宜慰籲天祭以白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勇者報名桑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有功但沿途若剽刺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

委故也其他若安若岑若套大約相同餘瑣瑣不足道

土司兵近年官數亦調至萬矣其實彊者亦不甚多乃官則增之以張聲勢而彼亦願增以徼糧餉賞賜本司不足則借之他司又或收集地棍爲助而中國亡命與不得志流落者投之如鶩漸多漸黠漸橫漸不可制而我軍實又益虛此西南之大患也且如號物之數曰萬女直兵滿萬不可敵蓋言精也匪獨女直即南方號稱佗𤞤兵滿萬而精

其可敵乎更下一轉謂文直精兵滿萬而將非阿骨打等其可勝乎讀者襲口吻而不究實際往往如此

背水陣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人人能言之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實之是矣却其中有緊要六字讀者全然不講可笑六字者何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此最用兵得力處所謂人之命根屋之棟柱而太史公文章妙處亦在於此若舍此不去著實講究

而徒曰我欲云云即十萬二十萬置之死地圍而
屠之如羊豕豕然豈不可憐其又何益再有進焉
水上軍不可敗亦全賴間道赤幟二千人得此一
着方纔收功不然水上軍抵定亦濟得甚事此絕
世神謀閎計出九天潛九淵者所爲而人乃引以
資口角可乎

多多益善

此四字惟韓淮陰自道是實話其曰陛下不過將
十萬猶是君臣間體面話頭恭承幾分而下亟足

之曰天授非人力大意可見盖帝王與臣下不同

自當別論此後在唐惟李靖至我　明惟中山王

可以當此靖知幾能事唐太宗中山闇道能事我

太祖然為靖易為中山難其氣象自然有別而靖之

氣象又勝於淮陰所以然者淮陰自是天人然當

秦末焚書之後流落奔走衣食决無學問工夫觀

其自請假王可見靖讀書曉禮義識得眞主確有

㸃柄而中山王則亘古聖賢豪傑不可得而擬議

讚歎也夷秋則牯罕伯

頗亦可語此

詞林譚兵

兵家自有一種天才不分文武至詞林譚兵者前則吳中徐元玉有貞精悍多力工天文每言將星在吳深自負不知韓襄毅雍已出世矣謂紫微垣星皆動力主遷都以此蒙詬要之土木之陷業已應之此際所謂毫釐千里罔未易辨也然元玉自奇才若委以軍旅之任必能破虜立功惜相左僅一見于治河且有金齒之戍則命限之也嘉靖中王允寧維楨譚之斑班時無能用者讀文集想其

氣象要自不凡他如王㣽以修撰攺大理丞撫貴州楊鼎以編修兼御史同元玉募兵其方畧必自可觀嘉靖庚戌趙文肅貞吉以諭德兼御史賫五萬金勞行營督戰旣還杖謫詞林皆奪氣爭附麗工青詞求入直無敢言兵者惟近日或練兵或本兵崛趐詹翰中爲衆所仗大足吐氣矣

塘報

今軍情緊急走報者　國初有刻期百戶所後攺日塘報塘報之取義未解所謂其說亦不著闕焉

腔藝花記云凡花之叢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取之此與

三軍

三軍者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壯男待戰壯女負壘發溝輟屋給從使吝無得以助攻備老弱牧牛馬供爨此商鞅之論乃若春秋之三軍殆不如此葢皆壯戰而以大臣互出入分將者

士戲

楚戍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詧以爲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眞千古不白之冤更令左丘明扼腕無以謝得臣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敗將弛法

自古敗軍之將必服上刑遼金稍弛其法卽國隨之矣我　朝丘國公敗死華爵徙其家于嶺外

後遣將多以文臣督之即邊鎮以贊理爲名而事皆歸其掌握故大將亦不敢力戰深入即敗亦有分責不獨得坐一人矣

射禮三不入

射禮敗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敗亾之恥莫甚焉不入固宜爲人後者亦如之何故焉文所云賤夫妄爲者也然則宜爲後者當入矣蓋射本觀德德以孝爲先既爲人後則本生父毋不得執三年喪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觀德之

埸乎先王葢以教孝也由是觀之爲人後者嘗列不幸之科矣焉又曰非大宗非賢非德而後之皆曰妄棄其親而親人爲利幾于夷虜禽獸吁何至若是甚乎其不妄者豈無十之四五乎惑者爲公有感之言不可爲據

兵器

旗有五等曰高招　曰角旗　曰門旗
曰督戰麾旗　曰隊旗

纛有二等曰牙纛　曰望纛

盔有二等曰明盔　曰襯盔

牌有四等曰挨牌　曰圓牌　曰藤牌　曰皮牌

斧有四等曰鉞斧　曰鑿斧　曰鐵鞭　曰鐵簡

刀有五等曰腰刀　曰斬馬刀　曰捍刀
　曰眉刀　曰鉤刀

鎗有十等曰長鎗　曰線鎗　曰叉鎗　曰看鎗
　曰虵鎗　曰神鎗　曰飛鎗　曰火鎗
　曰戟鎗　曰拒馬鎗

鎚有五等曰重　曰臥　曰蒜頭　曰骨朶

曰

棍有五等曰雙頭　曰悶棍　曰脚棍　曰標鉤

曰狠頭棒

弓有二等曰馬　曰步

弩有三等曰斗子　曰諸葛　曰俚弩

石有二等曰飛　曰藺

砲雖名十一等近益增多矣

武藝十八事一弓二弩三鎗四刃五劍六矛七盾

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撾十四殳十

五叉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白打即手搏之戲唐莊宗用之賭郡張敬兒仗以立功俗謂之打拳蘇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死之速遲全在手法可以日月計兼亦用棍棍徒之說殆取諸此

左都督馬芳少爲繼母所虐走出遇虜掠去從俺答飼馬雖小輙能騰躍控御無敢踶嚙又挽弱木爲弓矢射發命中後已歸隸周太傅尚文麾下充騎隊虜至通州以三百人横貫其陣分爲二虜大

驚引去累立功至極品益嘉靖末一名將也黄參背請與公約日手搏許之爲壇塞上方廣五百步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單恰立壇側公結束登壇威容若神交手壁立意氣閒暇黄參望見震懼不敢上抽鲍矢三發而去虜皆退走由此奪氣不敢窺塞者數年公猿臂壯偉走及奔馬太傅短小精悍坐而竦身兩足跨坐屋梁以爲常乃議者謂太傅武藝雖非所長練兵亦有可取盖阿分宜之指欲彈治而北方正頼其力又恐摇動軍

心生他變也至馬公雖始終無異議而末年以鄭
吉納降爲非是坐奪職夫武人言戰是本等事乃
以此課去留何耶如此人物若使文臣知兵有方
略者督之捍奴虜如秋風掃落葉可以一空而動
多牽制不盡用可恨
刀兩刃者曰拍刀起于腑𨴲陵

火器

火器起于周官有矢枉矢絜矢利火射枉矢之屬
以變星名能飛且有光也春秋焚咸丘焚者樵之

也晉中軍以柴焚之也魯取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焚戰車也楚奔燧象齊縱火牛孫子五火之變此其最著水戰之火起于赤壁束葦灌脂用以濟舟魏唐以來火箭射梯巨礮飛石宋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蒺藜霹靂之毬

國朝火車火傘大二三將軍等銃四眼雙頭九龍三出鐵棒石櫑等器最利者爲佛郎機鳥嘴近又增火箭火磚而用無可加矣此外則猛火油最烈今未之聞或云出高麗東數千里日初出處烘石所

融之液佗物遇之即化爲火唯眞琉璃器可貯

陸戰用火莫著于陸遜拂歸之役水戰用火自赤

壁外莫著于我　太祖鄱陽之役然皆草木葦荻

之類東而灌脂又趣風勢雖間以砲未聞全用

火藥火器也惟建文東昌之戰燕軍爲火器所乘

死者萬餘人味一乘字則戰酣而用非全恃以決

勝也　文皇因之有神機銃砲之屬其製始盛五

軍鐵騎恃之益彊能逐虜數千里外至　宣皇喜

峯口外之戰先以兩翼飛矢虜不能支而後以此

乘之則用之次第可見自後兵不習戰專倚之爲
護身符敵佯挑戰誘我武驅所擄掠我中國人先
嘗我火器叠發敵叠爲進退藥盡敵衝而前全軍
潰散甚有不見敵而發火敵至不及發而先走者
則火器誤之也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
提至九十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鹻
穢去盡舂擣極細試然鐵上著火無滓方妙大銃
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冒霧雨放之雄烈遠

去百步入火箭火龍火磚諸器之內雖二三年可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濕盡廢無用矣

陣法戰法

劉錡王德與金人于柘皐用萬人持斧如墻而進此陣法之最整者若榮泉號百萬而朱榮以八千騎討之分騎爲數處處不過數百人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臨戰不聽斬首以棒棒之而已大破擒之此戰法之最神者然必慣戰久用精兵指揮

如意方可語此近年撫臣有以萬人持刀演爲雪
花陣又有以萬人持棍演爲一字陣眞同兒戲吾
友莊徵我督糧莊浪每稱西兵悉勇云百數人遇
虜殺盡不肯退用兵者有此站立脚跟方可言陣
言戰而喫緊尤在選將將如何選那得有宗汝霖
一隻具眼拔出岳鵬舉只于練兵見之看其人骨
格堅勁意思深沉木吶有志尚者付以二三百人
練成一隊卒而試之果能站定不擾亂益以千人
又儘其力量加至三千人便是一枝上好戰兵能

加至萬人卽大將所向無前更得文臣知兵者與之共事而所謂監察巡視者各寬其文法公其舉劾何施不可

步騎射

古人之射穿楊命中今天下之大豈無其人而省直武舉騎四矢以上步射二矢以上卽爲中式聞射騎在十步之內卽步射靶子亦不過六十二步苟有妙手與平日習慣中之亦非難事而從來騎未見有中至六七矢步未有四五矢者至十發十

中想二三百年中無一人矣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至此

僧慧開弓

開勁弓者古多有之左右射者亦有之惟董僧慧能反手于背開五斛弓此自來所無僧慧丹陽人慷慨好讀書在南齊事晉安王子懋子懋舉兵不克死僧慧葬之悲慟而卒眞可謂義勇士矣

紙鎧紙甲

紙鎧起于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劈紙爲之

勁矢不能入裔有功五世孫也官至平章事太子
太保子彥若官亦如之有功仁恕之報也
綿甲以綿花七斤用布縫如夾襖兩臂過肩五寸
下長掩膝麤線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起鋪
地用脚踹實以不胖脹爲度曬乾收用見雨不重
黴爛不爛鳥銃不能大傷紙甲用無性極柔之紙
加工鎚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
箭難透
甲胄狢法

元太宗攻金懷孟人李威從軍患世之甲胄不堅得其婦兄杜坤密法創蹄筋翎根別爲之太宗親射不能入寵以金符威每戰先登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胄惜乎謂諸將曰能捍蔽爾爲國家立功名者威之甲也

廷杖

廷杖始于唐玄宗時御史蔣挺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奏謂御史可殺不可辱人服其知體然本之又起于隋文帝本記稱殿庭撻人此其徵也其後北

魏金元皆用之葢以夷狄效中國而其本俗止有

斬殺原無此法

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綿底衣重𦈢疊

帊示辱而已然猶卧床數月而後得愈正德初年

逆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又成弘間

下詔獄惟叛逆妖言强盜好生打着問喇虎殺人

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鎭撫司問轉法司擬罪

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正德以後一槩打問無

復低昂矣

凡廷杖者俱豫知狀或自分疏入必不免得多服藥節嗇以待然聞有死者惟廖恭敏莊諫上皇事久聞中不報矣以毋憂領拗合入見景皇想舊事大怒命錦衣衛着實打八十送吏部與驛丞此而不死眞天祐也余同年有為刑官者曰凡杢然與杖即十下亦可死有急待杖至百亦難斃蓋心血不上冲故也然刑人者亦可念已

族刑

戰國而後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刑國朝乃十族

鄒陽則謂荆軻湛七族不知如何算帳

木丸塞口

刑人者以木丸塞口始于武曌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曌銜怨因事誅之臨刑極罵用此法令離磔其屍斲夷祖父棺塚人生不幸遇大難度不可脫只默默以死何至憤極以自取酷烈且累及先人骸骨耶讀方正學傳尤令人酸感

申文鬼殺

凡獄囚往往爲仇家賂獄吏或承上官風旨謬以

疾中不數日輒報死實殺之也成化弘治閒曹子文爲司獄吏主書寫中狀多矣一日與衆坐獄舍忽旋風從外來文色變神亂張目若對語曰某人某所命某人某所使非我罪也隨語隨困死昇歸家語不絕卒時謂衆鬼殺之也里中人親見皆能言之

伏氣

魏宏字損之寶元中進士岳州司理參軍嘗鞫獄有囚閉口不食莫能詰宏乃引囚問曰吾以一物

塞若鼻能久不食乎因懼遂承伏或問故宏曰彼必善伏氣若塞鼻則氣結死矣

革鞭夾錢

洪武末年湘陰縣丞劉英以生革爲鞭長三尺中夾銅錢撻人至皮肉皆裂嘗出行以巡檢未即迎怒而撻其妻幾死　上聞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故聖人常加欽恤惟恐濫及無辜英一縣丞耳酷虐乃至於此獨不聞劉寬蒲鞭之事哉且律載刑具明有定制乃棄不用而殘賊如是是廢吾法也

雖論常律遂至戮于市

刑人而笑

寧國諸生周世祿有僕逃孝豐抵罪當贖金械送本縣縣令欲斃之獄周代償而舍之其子希旦舉進士爲莆司理公訊之無深文無淫刑古者怒而刑人令或笑而刑人怒則仇矣笑則樂仇之已甚又可樂乎余儘見有刑人而笑者不獨有司此言眞刺骨可痛

鶡鵖墮地

陸綸字理之號南洋歸安人爲雲南太守一日之野有鸚鵡向前哀鳴忽墮地則赫然一人也就而視之已復爲鸚鵡呼老嫗問故家先殺人瘞屍鸚鵡籠下掘之如生亟召其子孫畀以殺人者四境頌若神明

祠斷

伍典爲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鈕携囊金市產鈕隨其討至中途叔與夥賊撲殺鈕携其槖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且禱于神詞事

必下公始得決已而南寧道果以屬公檄至公得
鈕妻所上叔所貽書方思為之計神忽見夢公因
策夢中語謂事當起于僧人因于府治白石山結
僧堂一區令方僧至者奉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
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
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
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卽公項所詰問僧
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陳琰字公信江都人貢生嘗按雲南每山入則凝

顧院東民家煙樓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長閉諸後堂復遣人詣其家文書匣檢閱有江西販客路引乃呼家長出訊曰汝于竈所謀害江西客人某因取其貨汝罪當死即伏辜蓋屍壓竈下出入見煙樓中若有人手招以訴者衆驚以爲神後轉陝西布政

余一龍婺源人爲江山令妻戴以封服辮姑卒繼李人署合丞夕慮有乘間者潛出則邏卒醉獄戶啓重囚將逸悉捕獲之郊行見婦哭夫於墓而不

哀有男子從召問若與彼何親曰婦夫友也㕯其
隣里婦故淫夫暴死家無朞功親收婦繫獄陰語
獄卒來視婦者告我前男子頻致其私獄卒以告
執訊之吐實邑稱神明

成宰長垣人衆人知雎州有殺人北城者街卒射
聲尋逐不得來白密察中有無良數輩忽馳騎迹
之一人卧褥下有血刀詰之以屠彘對笑曰屠彘
何避人爲而負刀以卧北城之事汝實爲之出不
意語塞服辜

顧承顯臨准人太保尚書佐之孫為虞城令鄉民祝如川者頗居積一夕室有橐尸而喪其元家人恂恂懼不測馳往熟視笑曰是不類生人手刃者殆讐之為挾睚眦而思覆其巢奴輩利汝財耳命徧索諸野得新阡有遺首焉携至脗合跡其人得之立承曰公天神也

增官壽

彰德部中有大盜發覺株連士族數百家葛端肅守禮為司理讞鞫盡釋之後晉為郎病甚夢帝謂

曰以彰德獄事增壽三紀後年七十四官太子少保左都卒爲郎時正年四十共數果符然則公不但增紀且增郎秩至八座矣

年少編發

兩廣擒賊卒多斬首年少者亦斃于獄嘉靖三十二年總督應檟題請韋扶道等皆年二十以下積惡未深乞編發湖江浙爲軍兵書聶貞襄公豹允活人陰德大矣遠矣

非法用刑

南齊時孔琇之爲吳令有十歲小兒偷刈鄰家稻一束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小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遂致於辟又有吉翰爲徐州刺史有死罪囚與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省訖語令且去明日更呈明旦與籤不敢復入呼之取昨呈來謂曰卿意欲宥此囚昨於齋中見其事亦欲活之但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此皆出理法之外亂世之政不可爲訓乃吉翰收入循吏傳

而史贊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何居十歲必無按罪之理典籤節受賄欲活亦因進邪說何至於殺既可殺因無活理此時君臣任意誅賞讀書有名稱者尚然況武夫悍將哉大約惟勢家彊宗任意恣行無敢犯而格者生人之酷寧獨編民卒伍為然可哀也巳

門客義男

樊巽人者壽寧侯門下客也侯貴振天下樊負勢結勳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亾事實

爲怨家所發事下刑部刑部郎中韓紹宗具知詰
主奏以實對曰樊舉人爲此于是攝樊舉人是時
樊歷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下獄數日韓一
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
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辯笑曰此此樊舉人所自爲
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咸謂此畏笞誣服耳何乃自
爲此韓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
同僚驚問曰何乃自爲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
以勢漸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死我耳郎

中日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戍遼壽寧侯雖心

惡之然無如之何叉朝審囚徒中有亂義男婦者

坐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

韓前對曰義男犯其主與子犯其父同科有之乎

冢宰曰然韓曰固也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弗

死也冢宰雅知公乃愈益重之後官副使歸苑洛

先生之父也

神示抵阬

馬應祥爲歙縣知縣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

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啓獄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經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久之因拘其吭遂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遂執而抵于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來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神明

雪冤解獄

保定御史欒尚岳家居被疾微得其奴妾姦狀與婦議欲撲殺之妾聞告奴奴厚賄一屠夜入殺御史夫婦而密灑血宿仇趙某之門及所經道上已乃佯驚大呼集衆跡之以血爲據欒無子奴妾即訐趙坐大辟趙不服亟訴覆鞫時青陽章時鸞爲守一見疑之密詢奴所最厚者何人知爲屠也擒屠毋詢之立得實盡伏辜而御史之冤雪趙氏之獄解

馮小二

衡陽有少婦秦氏孀居有姿色姑欲嫁之不聽隣少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討毒其姑佯爲助喪求與婦合婦大怒飛石中之因訐婦有所私爲姑所禁置毒爲陷于辟有管思易者鄰人以恤刑至疑之夜夢老婦牽一馬泣訴曰馬實殺我非婦也徧求馬姓者不得視鄰右尺牘有馮小二忽悟曰是矣遽呼訊之立承婦遂得釋管後與尚書吳中爭獄不勝憤而卒

同宗二獄

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爲窩法當死以冤走匿陶諧爲僉事日第無恐果冤吾爲爾辯之煥九出公以雜諸隸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鞫之門外跛而瞯者執以入盜叩頭曰渠實賄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其爲此也立出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案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鸜鵒能言使持刀詰之鸜鵒言積

灰處啓灰得屍事遂白咸以爲神

斷朱英

尚書才寛爲西安府太守有治才過客失金于店急白寛寛仰見飛鷹又有蜘蛛墜案曰店中必有朱姓名英者爲盜執之果得金民皆神之謠曰才寛斷朱英

嗚咽聲

鄒平王之士爲河間守民婦趙年二十六無故夜訟于官王手其牒心動如聞有嗚咽聲麾之則姑

與少年通因逼趙不從斷指自誓趙之百方益罵不從姑與少年擊之死獄具稱神明

支解不孝子

唐剛保定府新城縣人告其子鉞不孝知縣吳瑗令屠者支解鉞而燔之事聞以專殺慘虐瑗永遠充軍嘉靖十九年事

二主事得罪

正德十三年下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於錦衣衛獄初刑部獄卒例有供食後移爲公使費而以四

糧之嬴者給之其弊已久會錦衣衛千戶王注與
朱寧有連挾寧勢縱恣有昔者善歌出入注家晉
者之兄與人鬬不勝注爲執鬬者綁掠之尋死其
家訟於刑部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
郎中林文纘知其故置不問員外郎劉秉監代文
纘署事再攝注又不發秉監即據衆證成獄注聞
而懼求救于寧曰我親戚誰不如乃待我言陰諷
東廠發盜用囚獄事恃懋德桂相繼提牢遂收繫
獄且言諸堂官皆利其嬴餘請窮治於是三法司

皆愬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於寧子麟及侍郎佘
獄尺胡歆造寧謝過寧佯不知三人者以秉監獨
禍尤之秉監稱病不出然寧必欲收獄秉監乃移
兵馬司覆勘指為病死注得收擬而死者之家以
誣反坐注始詣刑部見尚書侍郎皆與揖拜若賓
客禮及讞大理寺亦即報允寧怒既釋乃寢因獲
罪不治懋德桂本非其罪竟謫為州同知懋德臨

清州桂平度州

爭田

江西新建縣民毛鳳與同里民徐均仁爭田有舊怨相訟久不決會朝廷遣南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鳳乃嗾人誣均仁頻年在鄉劫殺拒捕且賂其縣官妄報於紳及鎮守太監劉倜巡按御史段正同檄三司及分巡等官遣百戶葉俊往捕之鳳又賂以五十金密謀害均仁一家俊私忿俊率兵四十人鳳集二百七十餘人操火銃兵器以從圍其家縱火焚之家屬死者二十三人杖死者五人盡剎其未死者二十六人送于府轉達于巡按御

史皆信之獨按察司疑均仁等稱冤傷已重而無
贓其事必誣令府縣重鞫死于獄者又十七人存
者徐細仔等三人令人訴之新巡按御史熊翀翀
奏其事　上以鳳等挾仇聚衆誣害一家人命命
刑部郎中奚昊錦衣千戸潘旺往會鎮巡覈勘得
實鳳等及俊坐凌遲死仍籍俊家從者俱斬并責
問守巡等官境内有大獄久不究理令具聞處治
俊俊死于獄磔屍于市

寢大獄

李健齋名茂功文定公第四子也爲興化守少年犖不逞詢而過市市人或目之曰將日虎日地煞邑令喜事博名高知非公所欲也私告變臺使者黨數百人有異謀下令捕繫具獄臺使者檄公覆案公嘻曰厮沽兒醉飽得過惡足與治乎爲戍一人城旦舂三人餘杖而釋之郡人大安同時吾兒汝器守建寧亦有此事活數百人旣歸即生二子人謂有天道云

鬼撓搏頮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萬祚嚴州府人巡江至蘇州泊豪家僕衆翕然歸之常熟有女巫妖淫惑衆士人擒以獻其罪甚確王覽牒忽大怒坐誣與杖各數十衆出不意又踰月斃者十餘人巫叩謝去王得意甚回京忽羣鬼撓之搏顙叫曰這是我不是這是我不是我不是流血立死

雪白

諺曰雪白百姓謂人身上無一點瑕纇也此二字卽美王不能免惟雪無之故以爲言然古不云乎

一家之中大者可誅小者可殺此又何也百姓中豈無隱過豈無無心之過以雪白二字概之不可舍二字而苛求不可余所歷府縣正官甚多有一最快事錄于後

里中有共者父子濟惡道路以目卽宦族方盛無如之何有謝氏子家可千金少孤而恣誘之賭博其祖尚在老矣且懦甚屢往尋歸歸而復去盡其別有誘之之術落其度中心已蕩不可制也歷兩年共善田宅悉勒契質于大家矣謝乞大憤欲告

于官共聞之笑曰此所蜻蜓撼石柱者余叔父謝老之儕也來就謀毀之亦數數勸止即余亦以爲非敵時縣主爲楊楚璞應聘懷遠人癸未進士有强幹聲謝老奮曰楊公好官即死且丞一遭狀入不省謝老大窘曰當死又何言衆揶揄尤不可忍蹌踉而歸次日某方緩步街市將尋謝老所在擒之尾而譏者數百人忽捕者至衆失色猶傲然挈其子以往既至楊不與語某微覘氣色回顧同類曰事敗矣楊治它文書畢喝與大杖三十其子求

代并杖下獄而召謝老樹諭令歸俟歲畢待盡盜不䇿家人父子云衆聞之皆大驚呼楊青天蓋其人縱惡久楊已刺知待時而發役竟伏辜里中肅恭者可十餘年此後陳錢塘太守尤快尤多然以此府忩遭謗而楊之威德亦竟無人明之者湧錄出俟後

湧幢小品卷之十二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三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

湖上朱國禎輯

埋羹撤茶

王璡昌邑人洪武初以儒士歷寧波知府堂饌用魚肉命埋之號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謁具茶給事為客屈聲公大呼撤去給事慚而退又號撤茶太守

中官祈哀

僉事陳諤字克忠恢諧正統初有中官阮巨隊奉

命來廣徵虎豹諤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
言阮多用肥壯者宴客徒貢瘠虎使襲諸塗阮大
恐置酒謝諤酣謂阮曰聞子非閹者近娶妾然否
阮請閱諸室諤見羣鑵知為金珠佯問何物曰酒
也諤笑曰吾來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畱
其半廣人至今傳為談謔諤永樂戊子舉人初為
給事中奏事聲震朝宁　上令餓數日奏對如前
上曰是天生也呼為大聲秀才忤　上命為坎瘞之
諭瘞者云吾今夕乃為大襲所苦請其故則罵曰

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遴人當如毅可令速死遂者從之遂得屈伸凡七日不死釋還故官詩州剛直屢仆屢起歷卿寺僉事知縣長史同知以壽終

歲月正合

洪武間黄巖縣丞方寇之後頑敝殊甚有暨林心月者年八十餘寓西橋善易數預知吉凶嘗爲人言後此五十年有周令者來民始安果有周旭鑑者貴溪人以學行三楊薦知縣事凡九年縣以大治父老憶其歲月正合群訴請留即陞台州通判

仍縣事即陞知台州府事又加右叅政掌府事前
後凡三十餘年台人賴之黄巖遂爲善邑

試諸生

韓公雍巡撫江西每對生員稱說詩書將江西科
甲方盛生員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
稱說詩書公聞之命提學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
陽爲論閏餘成歲爲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靠
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
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杖知府

朱公英總督兩廣繼韓襄毅之後一切以簡靜治之民以大和又薦陳白沙皆賢者事其杖廣州知府林橙亦奇橙莆田人天順丁未進士知廣州性豪侈暑日易紗衣數襲烹茗確不再用以紗一幅封其口用畢即棄去燭大如椽使童子執之動即與杖鬥訟以己意出入縱吏爲奸英杖之啓其裙裩皆紗製英歎曰民力竭矣即逐去民皆稱快

掩金寳

榆林雙山堡之東有所謂榔樹會者舊榔州也土人于瑾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所值萬餘金鄰人訟之鎮督姚公鎮令僉憲姚文清鞫之問其所自瑾云其下隧道數曲有巨室三楹東西皆金銀堆積中則金甲胄數十又有金耳環如今製而長者數雙所積以千萬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姚僉憲請公差官撤實聞下　朝而發之以實庫藏則百萬之積可具鎮曰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何以自明且榆林鎮所少豈獨此哉于瑾一農夫

耳而天賜之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以金歸璡仍厚封其地以絕後患後至者議即故地發取旋思其言而止

撫綏蜀府

羅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諸國出入借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借鹵簿蜀王氣沮藩臬俱來見問狀且曰聞報王罪且不測今且奈何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復來俱曰無策通曰易耳宜密語王但謂

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耳玄元
皇帝唐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從之事乃得解
王亦逆自歙通始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
始驚服

都郎中

戶部郎中劉爾牧號莌麓東平州人尚書源清之
子也進士在部八年方大司徒鈍器重舉奏必以
屬同列不堪目爲都郎中卒坐杖歸里尚書公尚
無恙

清主事

張隨字子貞山西芮城人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主事極清苦　宣廟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子舂米甚嘉歎後坐法　上曰此清主事也勿問改工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屋村居不異寒士或曰張巡之後巡芮城人有墓在焉有東張南張二村史曰巡南陽人蓋自芮而遷死節後土人憐之具衣冠以葬

林公四知

閩林氏祖父孫三世五尚書最後南工書仲山公烴予同官南京恂恂篤實人公之曾祖父名鏐永樂辛丑進士撫州知府有善政吳康齋大書金井玉壺冰五字褒之入覲乞致仕歸其友戴弘齡素方嚴慎許可稱公有四知僉曰楊震故事乎戴曰乃公僥爲之更有進者知縣知州知府又知足也公爲上猶令山東寧海州守俱乞歸展墓見許

祖制之優郎外官乃爾

却餽貢稅

丘司寇橓本清方之士然其胸次淺隘好爲名高不近人情其在省中時湖廣撫臣方廉餽之五金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頗不直之遂謝病歸里其後居鄉力却上官餽遺而多負國稅有縣令惡其矯積所却餽遺數百十金請於兩臺以抵其逋稅丘大慚方在告時有薦之江陵者江陵曰此君怪行非經德也終不肯起江陵沒召爲侍郎徃籍江陵大宗伯于公慎行深規之未幾丘之子雲肇中進士宦亦不達

騎士捧檄

吾師劉晉川以少宰起少司空理河漕事方憩于門二騎士捧檄至詰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肅衣冠出見之騎士驚伏罪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耳此等事古有行之者又見于公亦自可喜

習成節嗇

梁司徒材爲廣東左轄旦夕皆飯堂上佐以青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爲

紳皆伐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嗇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夾服布素滌補惟雨褂鮮潔

止象鑿山

世廟末年滇有都御史某請行戮象之法于北邊錢塘陳敬亭善時爲右轄極言象產炎徼不耐西北苦寒事得寢陳君滇久昆明之傍曰梈山山陽有田五千頃地高苦旱陳視白石崖有泉在上游可引漑而爲横山所隔議鑿山通渠衆咸難之陳

力任矢衆禱天久之未就衆嫉之陳引去行有日矣橫山水洞忽報開通咸驚爲神功云感之立祠至今享有永利屢薦未能用在家優游二十年令終輿論崇重與松江莫中江如忠金昌袁裕春洪愈並稱云

三速六字

郭青螺子章與夏仁吾良心辛未科同年同爲左方伯郭得閩夏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政曰予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夏問于郭曰予有六字

一錠收原封放二公兼用所長皆有清聲皆開府

郭泰和人夏廣德人

投書

胡澄字伯鍾三水縣人弘治癸丑進士强力有幹

爲松番副使討賊有功胡端敏薦之忤柄臣歸吳

清惠又薦之不起後霍文敏爲少宰熟知其才且

善射精韜鈐値大同兵變薦赴京擬僉都御史任

西北有投書者發之中四字曰何如如如何求其人

不得命未下而卒

二于

于達眞字子冲歷城人丁丑進士以澤州知州爲兵部員外郎兵部未滿歲陞山西僉事飭兵昌平

神宗閱壽工昌平孔道以才選擇三年中　車駕四出應之沛然後官至參政歿人咸惜之初第以詩文名諸生時與于文定公俱爲我郡吳竣伯所拔稱二于又善騎射總兵董一元兄弟較獵數數勝之天與之年必爲名制閫

叱金忘名

屈西溪直華陰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先爲我浙按察使歸安知縣某被告發科斂萬金按之知縣懷白金來餽求解叱出之治益急會遷河南乃止及公治漕事則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過淮上修謁執屬官禮甚恭公喜留宴譚及浙偶忘某爲御史也因言生平未嘗苟取如浙屬一知縣犯贓餽金求解叱出未竟及今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别去諦思卽其人也大悔已無及某入臺以劉瑾黨誣公遂罷

楊太守

楊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强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遇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畱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者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真盜後亦爲人所擒

公在天順中陞嘉興太守成化元年丁憂五年服

闕復補嘉興先後滿九載今人皆知公之德政而不知其先後兩任也

守嘉禾久時清北郡等鄉禾舜莖離根二節節間又生三莖秀三穗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竟畝計之三穗者一二百二穗者數千百在在皆滿

府經歷司蓮缸内栽禾二本亦如野外生莖穗公自爲文記之滿九年考以素苦風痺自治行訪醫送者傾郡内外不得行願乞一物以示永永解青紗衣與之百姓藏之縣櫃寘三賢祠右後即家起

浙江按察使至僉都御史撫雲南公字承芳山西陽城人爲　國朝良刺史第一又有黃懋者元氏人亦滿九年有惠政曾拔呂文懿于諸生陞福建布政還卒嘉興遂葬于邑北板坊子中領浙鄉試基數廢數復子孫尚存

楊公陞浙按察使以憂去民挽之不能得既行十餘日相驚謂公奪情復任懽呼載道迎候者塡溢城門月餘方息近年我浙賈廉使子僃棄官去自杭至平望挽留者塞塗無慮數十萬人則余所親

見者

神識

范檟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儀潘氏園寓拏者日有傳牌乎日否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而吏出入心疑爲盜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幘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鬭相搏縶以來而戒曰愼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輿謁客西門過街

肆搏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駡曰王
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鬬乎叱令就繫入夜
傳令儆備而令隷飽食以需漏下三十刻出諸囚
于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
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
死往捕賊首已遁所匿孪妓也于是令飛騎馳報
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于杖餘賊散潰鄉官某
者淫暴擅殺大爲里中患游夾之亂築邪絕衢道
自固府判出經其邪門勿令趨例還以訴公公怒

命隨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
遂以兵圍其第縶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奸
利事訊之皆款伏其知不可解陰行刺偵知之不
得發則賂于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
奉詔逮問而歸獄詞于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
百鞫之得實以報其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
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
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
濡衣者貸兩覺倭而趨然詭曰噫是栢魂也而繫

覺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于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劾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流耳解其裹血漬需纊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少

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公甞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神者詐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何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年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王公政敎

王銳永平府遷安縣人進士景泰間爲彰德知府銳長身修髯頳顏生威有權術尚嚴政治蔡郡中吏民貧不肯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云得

爲姦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縣
吏以賄開者笞之即令去他事不中程者笞脊令
攺笞深究事情吏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
閉戶亡敢立道旁藏遠雞犬恐有聲銃時策馬過
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簷外浚
深溝而潦得泄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
門柵門有鑰甲夜仰閽門釘板仰臥柵門外柝竟
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也尤留心學校凡朔望謁
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無與浙全

皆居學宮籌識姓名政少暇令隷持數籌造明倫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嘗是時黌序間讀書聲洋洋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陞降揖遜甚都參政姚龍行部至府徃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加也

陽和俎豆

吕大川字中源浙新昌人成化甲辰進士守惠州有善政征剿賊張權大川隨軍督餉察脅從註誤

者釋之所至召耆老諭以禮義禍福莫不感動番禺張詡曰呂惠州可謂霜雪之陽和戎馬之俎豆也竟卒于官

妄捕棄官

妖賊王子龍已于韶州龍南縣當陣殺死報功敘賞矣後惠州通判署和平縣事復稱子龍未死今在民家白所司欲復請擒移書令殺後捕者滅口太守孫光啓不從捕忝歸孫嘉興人正直忠厚余于韶慶寺一識面真有道人者未幾起福建參政

卒官

藩國兩名臣

胡興祁門人進士授三河知縣　文皇帝封趙王擇輔以興爲長史漢庶人將反密使至趙王大驚將執而奏之興曰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奏乎萬一事洩是趣之叛一夕盡殲之漢平趙王護衛兵　宣廟亦問斬使事曰吾叔非懷二心者趙遂得免興恢博多智畧歷輔簡王惠王及王八子侃侃師道自任

趙準藁城人長身美鬚性剛毅方嚴終日無惰容不輕言笑年二十餘始讀書時有斂少年日記數千言趙先生聖居其下日所誦書必與之埒日不足竟夜讀忘寢舉順天鄉試爲學官景泰間遷趙府紀善好諫諍常思死節王令諸郡王皆受經爲講說甚詳懇門弟子常數十雅甚嚴諸生步立皆有則尤重背誦以身先之無倦諸生侍側凜凜時太守有十子五子驕縱甚雖守無如之何一日聞趙先生嚴自領其子來且遺一朴廣二寸厚半寸

書其面曰專治五子毋及餘生諸子一望見卽凛然皆折節受學守親致于衙署上座亦不讓崔仲凫之父少時出門下歿祀于家

誓不酤食

顧昌字德輝長洲人鄉薦爲思恩府同知淸介絕俗人不敢干未嘗受一疏之餽晚年家居詣人家誓不酤食雖遠去數十里寧飢而歸文章節潔似其爲人

歷兵抗席

太倉周雲川怡貳泉州值倭變署事調兵食有方士皆悚之新守秦姓者至年少任意不時給兵大譁公出麾之立散遂罷守以公爲代公受業于王大司馬思質弇州方幼與公爲爾汝交狎據扉不至思質怒延公爲師抗席正顏指摘文字亡所避弇州小忿仰擲牙籌去思質恐謝罪乃已後補永昌不復出

夫婦却金

南樂魏節齋怡以貢爲鞏昌通判行部秦州賊戶

投金于几覺而察之遂去乃付州州庫夫人楊氏東歸復過其地州吏取以獻夫人又謝却之生三子長允貞丁丑進士官侍郎允中丙子解元庚辰進士吏部主事允孚甲戌進士刑部郎中侍郎子廣徵甲辰進士官宮察世者清節云

侍郎撫山西日廪止受八分京朝官以使事至者亦如之或嫌其薄曰計肉食可五豆必食前方丈而後快耶一僉事行部至澤州州守爲吾友許纒齋維新事之無失禮而僉事少年舉解首素豪奢

一自用撻其承事人許怒停傳給凡三日僉事窘飢去中文侍郎云州之供具僅殺一母雞而食批云食雞有何不足而尚以爲憐露筆作罪案耶僉事大愧引疾去

立應軍需

張愷鄞縣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爲江陵知縣時征交趾大軍過縣愷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即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鑿其中以鐵鍋實之又取馬槽千餘即取針工各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

槽口綴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食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爲法後周文襄薦爲工部主事督運大得其力

補益庫

嘉靖乙丑盜劫長壽縣知縣劉燮清吏也挈印踰牆大呼逐寇庫中一空邑中人相率補足竟以嘔血死爲神民憐而祠之祈禱必應

救嬰舟

李一寧字應坤東莞人正德丁卯鄉薦爲蘇州教

授清苦端方後知懐寧縣豈弟愛民卒于官無以
爲殮先是泊江干遇一覆舟心動令人擊之得一
婦抱嬰孩猶活詢知長沙人隨舅宦遊一家淹沒
板掛已二日矣爲買舟歸其鄉

雙槐

黄瑜字廷美香山人有學行景泰丙子舉人歷長
樂知縣有惠政以勁直棄官手植槐二搆亭吟嘯
其中自稱雙槐老人曰子孫更入植其一則吾志畢
矣蓋希蹤三槐也作雙槐歲抄

編差

洪範金谿人字邦正進士弘治末爲嘉興令初至不事事吏卒皆侮易之及編差糧長太守憂其不任諷諭之洪歸集里書庭中焚香與約吏卒笑鄉如初洪大怒杖而懸諸樹中令曰多用人廢時日且牟利毋區只里老二人敢妄舉者即代役毋貸庭中肅然皆以實舉盡日而畢上諸府府驚曰此重事須幾吏日月乃辦何草草乃爾範曰姑覆之即辭還府召應役者問人人稱允守歎曰神哉令

乎吾眼幾瞎在官鋤强扶弱廉靜寡慾以比楊繼宗云

若里正

韓倫字秉彝苑洛先生之叔知武清縣忤梁芳罷歸杜門不出縣尹以禮致之不得于堂叔繼宗應里正尹故若以爲公必可致公曰彼若里正于我何與竟不往尹役愧悔言之分守東平章不敢曰尹誤矣致賢豈以威力哉率尹踵門請數次乃見尹誠恪人然悔而請敎于上官則恪而不失爲雅

若在今則禍且不測矣

編役連拜

長洲知縣郭波福建人與致仕尚書劉纓有小隙編其家糧長七名復以謝罪爲辭造其廬連拜二十餘拜既出門號于衆曰我欲拜死老賊耳劉年八十餘不勝憤懣而卒其孫不能承役逃移四方家立破矣

縲梟

陳善仕廣東欽州人洪武中以貢歷任知縣官居

三十餘年皆有能聲妻子不入官自號其居曰餘巢

請旗牌

陳巘麓爲德清令甚有聲葢亦快士也後爲御史監遼東軍救朝鮮發憤請旗牌督戰此提督事如何可行部挑不與怏怏遂卒于鄢陵光祿少卿䕃其子陳名效四川人

增筆畫

王受洛川人以監生爲東阿丞邑民王虎嘗受亞

役賂吏改其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公曰此必王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覆之果王虎也遂伏罪

名宦

平度州名宦故祀漢臣王成判官陳有勲見之嘻曰此非僞增戶口者乎草牒請黜輩未及舉以憂歸有勲副都克宅之子太宰有年之兄也志節爲時所重

婁璘東陽人成化五年以監生知順德縣性剛果好摧折權勢刻廉自喜閭貧者輒厲聲罵雖上官

不避人多嫉之遣子就外傅令自執蓋曰皂隸役于官非汝役也竟坐誣去後祀名宦萬曆十二年所司檄削士論惜之夫削名宦非撫按即提學也當查其人實之

生祀

地方官生祠自上達下往往有之惟學院絕無蓋教以嚴爲主不欲苟悅于人情也惟南京有陳督學一祠余友劉幼安見之必嘆曰提學乃有生祠又評有柔寛政者嘆曰秀才爲汝造生祠矣此言

甚有意習俗相沿寧獨提學爲然

蚤致仕

常熟丁南湖名奉正德戊辰進士南司封郎中年三十九致仕謂古今賢士終此官者得二人焉宋則滕汝言明則莊定山杲且云同入泮者二十五人三進士同鄉舉者六人五進士皆先死而巳以年少獨存又多子孫怏然自幸亦達人也攷公以母徐太安人喪服闋致仕累薦不起時同鄉陸太宰完爲政將用之固辭不赴太宰其母舅也臨卒

作入山待盡詩別六孫別歸居小樓數詩皆有超然之識先是國朝戊辰科本縣中進士者止洪武二十一年施顯正統十二年吳淳官皆御史皆有文學皆不壽至公亦入御史選以毋老辭改南吏部早乞休所著有南湖稿而壽亦甚永要見天有定數人固能留之矣又築假山于家名曰代勝自爲之記

冢宰有䰟

鞠珍字廷玉臨朐人成化中鄉薦奉親至孝不信

浮屠母卒躬負土成墳後選南樂主簿常祿之外一無濡染請部考績珍乞歸田曰老不能任職餘祿足以養身復何求焉冢宰王公歎曰吾有愧乎爾矣歸家杜門不出尹嘗署其家以遠役珍裹糧以往尹聞之驚曰何乃爾遽令罷之非公事不謁人稱有潛臺之風焉

章童齋名

章楓山先生同時有童品者字廷式號慎齋與先生齊名成化丙午舉南試丙辰始登第爲兵部主

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不自炫而卒著書甚多其學問行誼不後楓山而有傳有不傳則後死者之責也

勸父隱居

嘉興包馮隱居不仕父冉池陽太守欲棄官歸意未決馮奉書重緘無他言惟左太冲招隱詩而已池陽遂歸歸後學神仙無所遇孫檉芳副使代有冠冕

忍詈

曹憲副時中華亭人隣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詈曹公名于牛後向其僮加鞭因極口肆詈欲以激公怒僮歸以告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遽往謝無勞齒頰生不能難于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實痛詆令人直入跽上之公不發曰休矣待吾僮來既而從者至命火燔之曰知若主于我無好言也生愧而止年九十卒卒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尸人以爲仙去

歸壽

吳蔚全椒縣人舉進士為臨淮簿時青苗法行曰詔藉藉蔚注錯得宜民以不擾積朝請大夫知廣德彭池三州所至興學勸士性尤夷澹一夕夢人示四大字曰龜著必艮覺而誦曰龜者歸也龜壽而藏神告我矣即謝病歸終日宴坐凡十七年卒年八十四

安貧

顧璩字英玉璘之從弟也官副使以伉直歸貧甚昕夕不繼晏如也嘗曰貪斯請囑與武斷鄉曲雖

有差等然皆非知理畏義者之所為

藏賢書

貢生陳職號鐵峰東阿人性淳古受賢書藏之不復出一日客有泊舟河上陳詣之語及江南多士欣然往不復與家人別追之至淮而返

知機掛冠

永新縣蕭公楨以舉人署江山學諭凡十年登進士官刑部主事大禮被杖幾死告改南京刑部執法拂蕭鐵漢履竹要人陞曲靖知府公知機械所

自掛冠不赴

老萊衣

葉孟禎惠安人永樂丁酉舉人司訓高州念親老陳情乞歸省隨改授泉州朝夕子舍備盡孝養久之遷順義教諭陞陵源令棄官歸稱為廉吏邑有陳御史者橫其鄉里苦之公上書陳狀御史坐削籍惠安人皆德之莆田林太史文有送歸省詩後四句云江燕迎人語山雲傍馬飛到家歡侍日應著老萊衣

恥掃門

程學庸孝感人伊川先生八世孫也九歲善屬文鄉三老劉公騎而過之揚鞭曰孺子行矣爲拱立道左不移足劉愧下揖趨而別焉爲諸生力學手兩程夫子遺編服膺勿失嘗言兩夫子產黃陂前川有望魯臺邑東有讀書臺百世之下聞風興起而後喬顧屑越之乎一日坐磯石咏陽明白沙詩數章豁然開悟題其壁間有消消銀海陶塵慮皎皎明月照匠心之句宗人坐事走白監司約公往

曰吾不欲屈膝貴人前往者皆溺死邑人士以公
前知云與江陵弟子同籍偕計入都衆皆修謁公
獨否或言相國雅相慕也公以正對掃丞相府門
者何人而子爲我願之耶授榮澤知縣有惠政

拔髮

杜傑黄岡人父子鳴爲僉事傑少時日者言當以
刀筆得官怒而自拔其髮誓以儒顯有朱廷相官
知縣女字里中豪朱貧且死豪停婚僉事公歎曰
爲令而貧君子也焉有君子而其女患無婿者爲

公委翁夜夢朱幾冠衣緋來謝君誼甚高得請於
帝美報矣後夢神贈以言有天上日初長人間春
正好之句是歲戊午公弱冠遂舉于鄉主司初擲
不錄詰朝卷自展案上如是再與而錄之衆甚傳
其故以爲天所以胙德也父客死滇扶服萬里將
柩而歸値暑瀧瀬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公撫棺而
哭頭搶地籲天驚濤忽滅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
老相顧且駭且喜微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授長
寧知縣採木萬山中一切取以信義夷酋咸樂爲

盡力水涸木不行露禱于天比曉諸溪澗不雨而溢石激之跳沫丈許木沿流無所阻觀者讙爲神

尋告歸卒

抗中璫

興宗堯欽人爲益都令稅璫陳增至橫甚誣奏福山令下詔獄餘皆震恐往往長跽如屬吏吏白公公叱曰藐肩男子乃爲閹屈膝耶不往見而之登州謁海防使者德王使人諭增此非他令比也增陽諾公還王使所璫來與公輿而入增無可如何

下堂迎卒成賓主之禮而退然恥爲公所亢銜之渼公過金嶺鎮鎮驛長金子登擁騶從如上官公訶之巳盛供張復麾不納孟坵山有鉛鑛子登說增此可潛金幸以相付月得金若干爲壽增遂檄之公敷詰責子登遂行譏撝增遂諸富民誣之盜礦三日至五百人公憤甚疏其狀增反誣遂被逮初公見增惡巳書而藏之罰曰吾儕七尺軀戴天履地託足聖門豈可浮慕空談自類穿窬際會當幾則張膽明目爲民請命爲主達聰爲縉紳作氣

身外榮瘁都付浮雲郡守胡士鰲甫上官五日以
疏示之士鰲曰君有二親不虞貽其憂乎曰有兄
弟在曰聞君貧曰可以筆耕略無戚容士鰲下之
靈棋曰金精欲起賴得元士左手抑之乃獲止息
其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籍此匡扶力乾
坤物又新公曰金精所謂六庚白虎客星害氣也
左手抑之柱梧之象扶乾坤者誰乎下鎮撫司送
刑部益都氏欲殺增者洶洶增恐徙徐州俄夢牛
在山上寤曰其出牢之徵乎會增以所括時倖等

貲數十萬進而陽乞貸公餞郎鮑應鰲偕其友六人謁四明相曰南康守星子令傲惠得正襟牖下益都何獨不然四明秘啓入即日釋公歸方刻增尋上書乞放還山皆不報父母念公俾公婦來視至淮聞逮止不進公使吏翟士朴奉書還而奄逮得之士朴藏書壁隙令芴含兒馳去奄考朴亾所有含之乃得兒公歸家尋卒人皆惜之